

# 試析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

李泰翰

院藏紀昀（一七二四～一八〇五）手書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印本後附有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透過這十二幅彩色圖像，可知曉宮中典藏四庫全書之文淵閣建築形式及內部陳設，並有助於瞭解四庫全書外觀及內頁形貌。不過，令人好奇的是，這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究竟是在何種時空背景下被製作，其目的為何？若我們翻閱資料，也可以發現在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，中國營造學社出版過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書中亦收入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，其與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兩者之間是否有關？中國營造學社出版的用意何在？本文試圖探討在不同時間下所製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其彰顯的意義是否相同？



## 院藏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之製作意義

本院典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附於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之後，該函係採冊頁裝，其裝幀精緻講究，各幅獨立成張，

開本大器廣闊，封面題有「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附文淵閣藏書全景」。（圖一）（註二）函內所附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均為彩色圖像，惟各幅圖均未標註圖名，函中亦未註明製作日期。因此，從

函內所提供的訊息，實難以判斷這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是在何時被製作出來，製作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究竟有何意義。

要回答上述問題，或許可從一位關鍵人物——朱啓鈞（一八七二～一九六四）談



圖4 文淵閣內部御座 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甚詳，文中提到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冬，歐戰告終，葉恭綽（一八八〇—一九六五）奉命赴歐美考察，參與巴黎和議，鼎力宣揚中國文化，對四庫全書尤為稱揚，四庫全書之名始廣為法國通儒所知。其後，徐世昌遂「據葉氏由法電請，提出國務會議，



圖1 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 收入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故殿0022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起。朱啓鈴字桂莘，號蠖園，可謂民初時期重要之政治家及實業家。一篇收錄在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的文章中，他提到製作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的時空背景。據他表示，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，徐世昌（一八五五—一九三九）大總統以教令宣告景印四庫全書若干部，公諸世界，公告內容為：

四庫全書為我國最鉅典籍，名播海外，迄今百載，前之分存七部，僅餘其三，既有日即淪散之虞，而承學之儔，亦未由得資沾溉。中外人士，多有以印行為請者，自應設法仿印，以廣流傳，而垂



圖2 文淵閣乾隆御筆題額 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久遠。茲據教育部呈請籌款付印，應特派專員主持其事，著派朱啓鈴督理印行四庫全書事宜。即行會商主管各部，擬定辦法，迅速從事，以副本大總統闡揚

文化之至意。（註二）

徐世昌大總統之所以有景印四庫全書動機，除有國內因素外，亦有來自於國外助力。（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）對此論述



圖3 文淵閣內部上層御榻 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每年補助二萬法郎，在巴黎大學內設中國學院，先作外人研究四庫全書之地步，並擬以百八十萬法郎，在巴大中國學院內建築四庫圖書館以貯藏全書。」民國九年五月，法故總揆班樂衛（Paul Painlevé, 1863-1933）來華，「歷訪朝野，親加商榷，爰定由我國刊行全書，而以三部贈諸法國。」文中繼而表示：「法國學界為感謝中國政府及贊成溝通中西文化計劃，始由其國最古最高之巴黎大學，贈送徐世昌以名譽博士之頭銜，表示願與中國交換文化。於是，由教育部呈請籌印四庫全書，並派專員主持其事。」（註三）

徐世昌得知巴黎大學將贈與名譽博士學位後，復派朱啓鈴為代表赴法接受。徐世昌於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二月二十四日檢理贈送物品，二月二十八日饒之於大禮堂。四月二十三日則為朱啓鈴專使在法國大學代受學位舉行典禮之期，直至八月十五日朱啓鈴專使始返國。（註四）朱啓鈴此行除代表徐世昌大總統在法國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之外，另一個重要目的，則擬周遊法、英、意、比、美、日各國，藉此考察印書事宜。出國時，朱啓鈴做了件頗值

得注意的事，就是他攜帶了紀昀手書《四庫全書目錄》影本，並把「文淵閣藏書內景」製成彩色版十二幅，「裝璜成冊，投贈各國皇家學府，用作羔雁。」（註五）而本院所典藏之「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附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極可能就是在當時製作的，其目的乃是作為餽贈給各國皇家學府之贈禮。惟究竟製作了幾份，受限於資料，目前尚無法得知。（註六）

不過，有趣的是，這十二張的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拍攝時間與製成彩色版時間並非同時。因為，朱啓鈴曾經寫下了這麼一段文字，提到：「民國初元，啓鈴修繕文華殿時，曾攝取文淵閣藏書內景及陳設廚架几案實狀，嗣於巴黎精緻彩色版，原擬於景印成書時，用作引首，忽忽十餘年不復檢校及之。」（註七）由此顯示，這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的拍照時間與製作彩色版的時間是不同的，而拍攝照片與製作彩色版的地點則分別是在中國及法國。

另外，朱啓鈴當時打算在日後將《四庫全書》景印後，把這十二幅彩色版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用作引首，顯示他對「文



圖7 文淵閣正面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題所在：

景印則製版一如原本，朱闌墨字，不失故型，篇幅既多，不惟紙不足用，工事亦非曠日至十年以上不辦。僅印百部，由官設廠估值，約需二百萬。縮印則具體而微，可由商家承印，所費約當景印



圖5 文華門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文華殿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淵閣藏書全景」彩色版的確頗為重視。而在周遊各國期間，朱啓鈞表示，輔以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來介紹《四庫全書》，此舉頗有助於讓當時的國外學者能確實瞭解《四庫全書》的規模與重要性：

彼中學者，豈聞乾隆四庫之名，而不知充棟之量數，以為不過如彼邦之百科全

書，得知可以囊括無遺。偶舉全書之卷數，冊數，字數，又示以圖中部居，乃愕然知非，斗室插架可容之物，皆舌橋不敢復問鼎之輕重。（註八）

不過，此行也讓朱啓鈞體會到，景印《四庫全書》實非易事。對此，他表示：「啓鈞遍歷諸邦，訪問最巨之圖書館，其結構

皆不能如此巨製，豈能令世人得此書者，俱建天一閣以貯之耶！私衷竊慮，空言景印，殊非易易。」因此，此行返國後，除了將遍訪諸國之考察意見告知政府外，也徵集專家學者會商討論，當時對於《四庫全書》應採何種方式影印，大致上可區分為景印、縮印、選印三端，惟各有各的問

之半。選印則於四部中，擇其罕見之本印製，別行編為合理，而不獲全璧，又恐無以饜人望。（註九）

事實上，民國十年影印《四庫全書》一事，並未能付諸實現，此事因「政局旋變而事遂中寢」。自然，朱啓鈞打算在《四庫全書》景印後，將這十二幅彩色版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用作引首的願望亦化成幻影。

### 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」與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之關係

民國二十四年年底，中國營造學社也出版一書，名為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內容包含紀文達書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、四庫全書分架圖、陸耳山書御製文淵閣記冊、文淵閣記碑文拓本、文淵閣御製詩碑陰拓本、文淵閣記殘石拓本、文淵閣地盤畫樣、後記、清文淵閣實測圖說，以及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。（註十）書中收錄資料頗豐，像是〈清文淵閣實測圖說〉，乃是由劉敦楨、梁思成共同發表，亦刊載於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》，內容主要針對文淵閣平面配置、外觀、結構、碑亭等做詳細探

討，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實測，十月製圖，文中並附拍攝照片，對瞭解文淵閣歷史及建築，極有參考價值。（註十二）

中國營造學社出版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書名恰與本院典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同名，自然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。現典藏在國家圖書館的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書中，頗難能可貴的是還附夾著一張當時「文淵閣藏書全景出版廣告」，內容是這樣的：

四庫全書集類書之大成，名播海外，推為希世巨構。而故都文淵閣，實為當時度藏四庫正本之所，一代宏規，悉準乎是。自滄桑存易，重器南遷，插架雖空，椽題依舊。同人等橐筆故都，蒐討散佚，於實測外朝三殿之便，旁徵文獻，取證故實，兼及此閣。閱時二月，圖說始成。

適商務印書館就文淵本原版，縮印四庫珍本：社長朱桂辛先生以是書與文淵閣建築互為表裏，爰囑提前付印。並出舊製藏書陳設及外觀三色版十二幅，又取范陽郭氏所藏紀文達公手書四庫全書簡明目錄，及陸耳山先生手寫文淵閣碑記，倩解齋書社精印，合裝一冊，題為文淵閣藏書全景，由本社發行，以供同好。



圖9 文淵閣外全景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故宮文華殿東面全景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但是，中國營造學社的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均清楚標註名稱，此有助於填補本院典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各幅無名之憾。兩相對照，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各幅名稱依序可暫名為：第一幅文淵閣乾隆御筆題額（圖二）、第二幅文淵閣內部上層御榻（圖三）、

第三幅文淵閣內部御座（圖四）、第四幅文華門（圖五）、第五幅文華殿（圖六）、第六幅文淵閣正面（圖七）、第七幅文淵閣東側面（圖八）、第八幅文淵閣外全景（圖九）、第九幅故宮文華殿東面全景（圖十）、第十幅經史子集裝潢縮影（圖十一）、第十一幅四庫全書外函縮影（圖十二），以

及第十二幅展卷縮影。（圖十三）此外，透過上述廣告單的訊息也顯示出，中國營造學社此時出版這本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主要乃是由於時值商務印書館就文淵本原版縮印四庫珍本的時機點，故而中國營造學社朱啓鈐社長「以是書與文淵閣建築互為表裡，爰囑提前付印。」

凡海內外儲藏四庫珍本者，希各置一編，或作附庸，或供索引，均甚便利，惟大雅擇焉。

中國營造學社謹啓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（註十二）

廣告單上內容，提供了相當多的重要訊息，其不但提到了此書出版的目的及採納來源，

也提到該書提前付印，實與朱啓鈐社長的囑咐有關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清楚提到該書中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，係由朱啓鈐提供的「舊製藏書陳設及外觀三色版十二幅」所製成，由此顯示，此書中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，與本院典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兩者確有直接關聯。

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內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，雖依朱啓鈐提供的「舊製藏書陳設及外觀三色版十二幅」製成，惟兩者實有相當差距。相較之下，本院所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更為細緻，用色逼真，版面較完整，其尺寸亦比中國營造學社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更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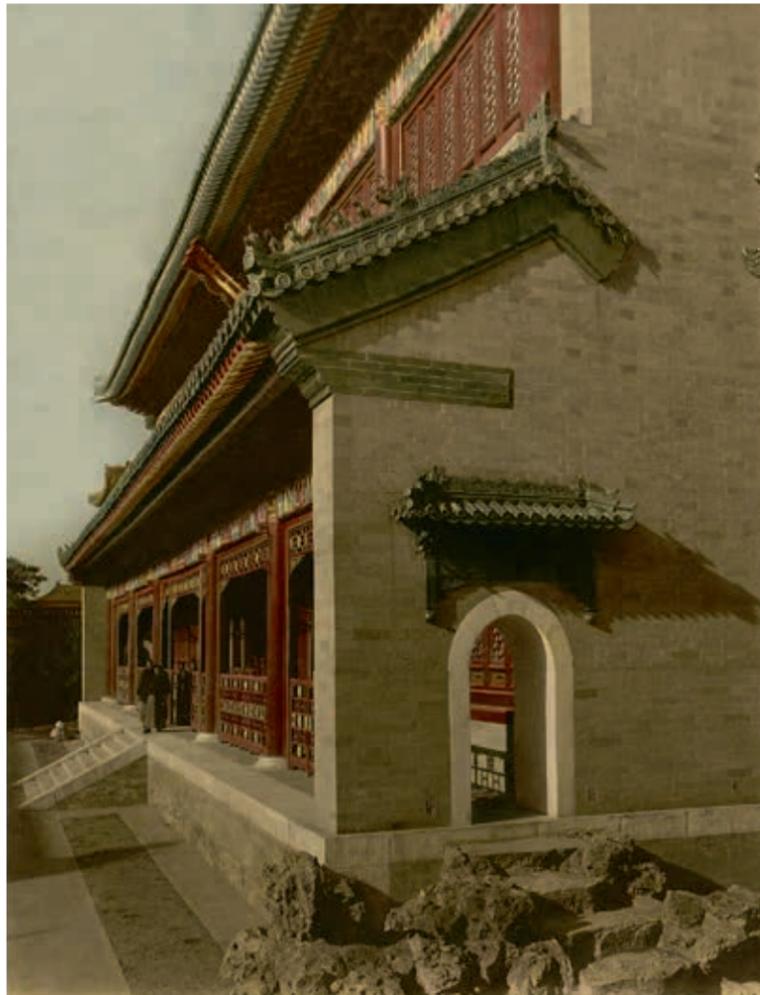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文淵閣東側面 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 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據當時該書「發行規則」顯示，此書精印五百部，採編號發行，每部定價國幣四十元。其裝潢分為普通布套與綢套精裝兩種，綢套精裝須加價二元。文淵閣藏書全景的訂購單，列有購者姓名、地址、部數、書價、綢套費、包裝費、郵費等諸欄位。此書除了能在北平中山公園內的中國營造學社購買外，在各地大公報總分館代辦部、北平古物陳列所、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行所、國立中央圖書館、國立北平圖書館、北平、上海商務印書館、南京成賢街鍾山書局、上海作者書社等代理處均可購買。（註十三）

中國營造學社出版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

收錄十二幅彩圖，與本院所藏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圖像大致相同，惟部分仍有些許差異。簡而言之，中國營造學社的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內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，雖依朱啓鈐提供的「舊製藏書陳設及外觀三色版十二幅」製成，惟兩者實有相當差距。相較之下，本院所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更為細緻，用色逼真，版面較完整，其尺寸亦比中國營造學社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「采印文淵閣內外全景十二幅」更大。



圖13 展卷縮影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印《四庫全書》計劃不了了之，終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後，而決定提早出版此書。較之第一次朱啟鈞製作目的為餽贈各國皇家學府之贈禮，似乎也顯得較具商業及普及性。林志宏在〈舊



圖11 經史子集裝潢縮影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另外，根據蔣復璁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序〉論述表示，民國時期擬將四庫全書全數影印出版，然在第一次影印計畫中止後，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的第二次影印計畫、隔年（一九二五）的第三次影印計畫、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的第四次影印計



圖12 四庫全書外函縮影〈文淵閣藏書全景〉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民國時期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劃等，均未能完成。直到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，蔣復璁先生「啣命先赴北平，調查文淵閣四庫全書內容，旋經王前教育部長雷艇先生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，乃赴滬與商務印書館接洽影印事宜」。後「經呈准初步選印其中罕傳之書二百三十一

文物，新認同——《四庫全書》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》一文中，提到了《四庫全書》「最後以選印『珍本』的方式出版，除了達成預期的政治、外交目標外，亦促使研究《四庫》的內容、校讎、版本等學問，逐步邁向知識專業化的道路上。」（註十五）而中國營造學社適時出版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應該就是其中的一個顯例。

透過兩次製作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之

註釋

1. 相關論述亦可參見劉美玲，〈書裝得體——由院藏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之裝幀談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八四期，二〇一五年三月，頁三二—四三。
2. 朱啟鈞，〈文淵閣藏書全景後記〉，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第十卷第二期，一九三六年六月，頁三一。
3. 〈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〉，此文收錄《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》第五冊，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，據民國二十三年出版本影印，頁三六一—三六四。
4. 〈徐世昌年譜卷下〉，收錄於《近代史資料》總七十號，頁三八—三九，網址為：<http://ids.cass.cn/webpic/web/dsww/UploadFiles/zyqk/2010/12/jdsz70.pdf>，檢索日期為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。
5. 參見朱啟鈞，前引文，頁三一。
6.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，李景銘在〈太平洋會議日記（下）〉，提到參觀哈佛大學圖書館時，「館中藏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，並附文淵閣藏書全景，當是朱桂莘赴法過美時留贈者。」收錄於《近代史資料》總七十六號，頁二九—三十，網址為：<http://ids.cass.cn/webpic/web/dsww/UploadFiles/zyqk/2010/12/>

種，一千九百六十冊，名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」，珍本影印終於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竣事。（註十四）中國營造學社也在此時出版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一書。審視《申報》上的該書廣告，大力宣揚著「建築界、考古家、美術家、藏書家不可不備此書，購有四庫珍本全書者不購本書不能稱全部」。

小結

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，附於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之後，函內簡明目錄後所附十二幅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均為彩色圖像，惟各幅圖均未標註圖名，函中亦未註明製作日期。經本文探討得知，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彩色版製作，乃是因先有影印《四庫全書》贈與法國的計畫，而法國贈予徐世昌名譽博士學位，徐世昌遂命朱啟鈞使法，始有在法國製作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彩色版之製作契機，朱啟鈞並將其作為贈予各國皇家學府的禮物。此舉也有助於推廣《四庫全書》之名，更廣為海外人士知悉。

至於中國營造學社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則是落在多次影

探討，不但有助於理解院藏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各幅彩圖名稱，亦可以瞭解，製作「文淵閣藏書全景」之目的雖不盡相同，惟發揚及傳布《四庫全書》之用意，卻始終不變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7. 參見朱啟鈞，前引文，頁三一。
8. 參見朱啟鈞，前引文，頁三一。
9. 同上註。
10. 中國營造學社編，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，北平：中國營造學社，一九三五。本文參考之書，典藏於國家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。
11. 參見中國營造學社編，前引文。劉敦楨、梁思成，〈清文淵閣實測圖說〉，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》第六卷第二期，頁三一—四八。
12. 此廣告單夾於國家圖書館典藏之《文淵閣藏書全景》書內。
13. 同張紙上，亦附有發行規則、文淵閣藏書全景目次、文淵閣藏書全景訂購單及訂購、代理處等。
14. 蔣復璁，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序〉，《故宮季刊》第十七卷第二期，一九八二，頁二五—二八。
15. 林志宏，〈舊文物，新認同——《四庫全書》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七期，二〇一二年九月，頁九六。